在外潜逃17年的云昌杰回国自首。 （省检察院供图）

财务科长挪用公款远逃他国，回国投案讲述辛酸逃亡经历

一名外逃人员17年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陈文杰

核心提示

17年有多长？它可以将呀呀学语的婴儿变成活泼伶俐的少年，可以在风华正茂的中年人额头刻上皱纹，在温和慈祥的爷爷奶奶头上染上白霜，这些都如同微风吹过一样，使人感觉非常自然。然而它对于一个逃犯来说，会有什么改变呢？

今年7月28日下午4时许，随着曼谷至海口的国际航班在海口落地，航班上一名“特殊”的乘客——因挪用公款40万元出境潜逃的云昌杰被劝返回国。此时，他已逃亡了整整17年。

此刻，在美兰区检察院里，他就坐在记者的面前，身形长挑，脸颊削瘦，一头白发，外罩一件普通的黑色夹克衫，两眼放着平静的光。经过交谈，记者发现他的口齿非常清楚，但说话总是细声细语，生怕惊到旁人。他说，这是17年逃亡生涯养成的习惯，他害怕别人注意到他的行踪，因为这将给他带来危险。

面对记者，他向记者坦承了这17年的逃亡经历：“如果时间能够倒回去，我当初会选择去投案，这些年的代价，对我来说太大了！”

2014年

最高检部署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

加大对潜逃在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劝返的工作力度

两年来

已有 **31** 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先后归案

制图/杨薇

一念之差

“我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可我不想坐牢。”

挪用40万公款，财务科长弃家逃亡17年

因为是主动归案，自首后的云昌杰很快被检方决定取保候审，仍住在海南省林业机械厂宿舍里。

重新回到机械厂，对云昌杰来说已是物是人非。创办于1989年8月的机械厂主要经营汽车修理、检测，机械加工等，位于繁忙的海口市海府路上。上世纪90年代，海南爆发“房地产热”，机械厂在该厂沿街部分建起大面积的商业铺面和住宅楼，将租赁、出售铺面和楼房等作为主营收入。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兴旺发达，也没有给职工带来美好前程，广大职工怨气很大。1998年，原海南省林业局接到职工举报，派人到这个厂成立了查账小组，一查之下，机械厂一批人受到了处分，一名财务人员潜逃。

这个潜逃的财务人员就是云昌杰，时任机械厂财务科长。因为问题严重，原海口市振东区检察院（现为美兰区）开始介入调查，并委托海南省华宇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云昌杰涉嫌挪用公款的案情也逐渐浮出水面。

检方依法查明，1994年12月，云昌杰让机械厂出纳许某芳从该厂账户上转账40万元到该厂设在博爱城市信用社的一账户，然后以支票方式转到自己的个人账户，同年12月26日，云昌杰将这40万元借给朋友云某柏做生意，自己按每月1.5%的标准收取利息。

1996年初，云某柏将40万元本金及10万元利息全部还给云昌杰。云昌杰随后将其中的40万元借给一名福建朋友做生意，但该朋友随后下落不明。目前，云昌杰挪用的40万元尚未归还。

云昌杰说，他至今记得17年前的情形。“当时气氛很紧张，厂里查账的来了，我没法还上40万元，一直希望自己侥幸没被查出来，心情很复杂。”云昌杰说。“后来，厂里几个人都被处分了，我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可我不想坐牢，害怕失去自由，只好逃走。”

逃亡之苦

“我不敢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敢与人辩驳。”

处处“低调”，他成为最容易被欺负的对象

12月18日早晨8时许，机械厂宿舍内，66岁的云昌杰悄悄爬下床，准备洗脸水，准备早餐……做这一切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轻手轻脚，他说这是多年来逃亡养成的习惯。

“就想低调，希望别人都不注意到我。”在和云昌杰交谈中，记者听到重复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低调”。他说，这两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自己逃亡17年的生活经历。

云昌杰清楚地记得，那是1998年10月13日，在和家人匆匆告别之后，云昌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一逃就是17年。“当时啥都来不及拿，就带了2万元人民币和6000美元，包在内裤里，然后穿在身上，偷偷地坐飞机逃到泰国去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泰国华侨，在泰国素崖哥洛县做小生意，我也是出生在泰国，后来才随母亲回到海南的。虽然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但还有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在泰国。”云昌杰回忆说，说明自己的情况后，身在泰国的几位兄弟姐妹不约而同地劝说他潜逃泰国。

逃到泰国哥洛县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正规用人单位招工他根本不敢去，五年的时间里，云昌杰都只能在家里闲着，很少出门。因为姐姐在哥洛县市场有一个卖杂货的摊位，云昌杰偶尔帮姐姐拉拉货物。

2003年，经亲戚介绍，云昌杰在当地一家华人社团找到一份工作，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还做组织会议召开等一些琐事。在社团，云昌杰每天默默地工作。期间，云昌杰还用自己带走的那2万元人民币，托人为自己办了一张名为“刘文清”的泰国身份证。“除了改名字，我还故意将自己的年龄增加了10岁，当时想的是，年龄老一点别人不会太注意，就可以远离视线，躲避调查。”

有了这张泰国身份证，云昌杰胆子大了一些，他说，那是自己逃亡生涯中比较轻松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安全了，但内心深处又知道自己是逃犯，我走到哪里都刻意保持低调，不希望被人注意到，有时候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不敢正眼看，晚上睡觉会醒来几次，在工作中受委屈了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次工作出了一点小差错，社团的同事骂我，骂得非常严重。我感觉被欺负了，很想狠狠地骂回去，但还是忍住了，万一招来警察，就不好了。”云昌杰说：“我不敢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敢与人辩驳。因为低调，我反而成了最容易被欺负的对象。”谈起逃亡路上的艰辛，云昌杰几欲流泪。

终身之悔

“要是回去被抓了，怎么办？”

母亲去世不敢送终，儿子结婚也不能出席

逃亡期间，对亲人的思念让云昌杰备受煎熬。当年他只身逃离海南时，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只能由妻子独自艰难地抚养，年迈的母亲那时也已经70多岁。

云昌杰说，每到夜里，对家人的思念就会涌上心头，实在想得不行，才敢用哥哥姐姐们的电话跟家里联系。“尽管有电话，联系也很少，最开始几年打都不敢打。”

2010年，本以为生活可以暂时安定下来的云昌杰却被家里人告知，年迈的母亲病重。得知这一消息，万分愧疚的云昌杰决定即使冒着危险，也得回老家一趟。“利用泰国的身份证，我从曼谷坐飞机到澳门，再转车去珠海，最后坐汽车回海南。”云昌杰说，因为自己办的是临时签证，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逗留。

那次时间很赶，他回到家见到母亲，但母亲一句话没有说，只用眼睛看着他，拍了拍他的手。“在家里仅一个小时后，我就不得不返回，特别担心附近有熟人知道我回来了，透露我的行踪。”

返回泰国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云昌杰就接到噩耗：母亲去世了。这一次，云昌杰无数次想过回家奔丧，可每当收拾了行李准备回家，却很快又犹豫了：“要是回去被抓了，怎么办？”

云昌杰最后还是害怕了，没有再冒一次险。“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了，我也没能回来为她送终。”一提起此事，云昌杰就不禁流泪。

2007年夏天，云昌杰的二儿子云某结婚了，远在泰国的云昌杰从电话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难受，那一夜，云昌杰哭了。

“儿女成家立业是做父母最欣慰的事，如果当初不选择逃亡，或许我能见证儿子的婚礼，喝上他们的一杯茶。”云昌杰感慨地说。

见惯了太多故事的云昌杰，以为自己逃亡后，妻子会抛弃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十几年来，妻子除了抚养两个儿子，还一直坚持照顾家里的老母亲。“我对不起我的妻子，她真的令我无地自容。”

云昌杰说，有好几个晚上，他都觉得自己即将崩溃，心想不如明天就回家投案自首算了。可每当第二天醒来，太阳光亮依旧，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中。

心结之释

“投案自首，好好改造，也许还有机会重启人生。”

飞机落地那一刻，他说解脱了

检察机关的追逃从未停止。

1999年5月12日，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云昌杰立案侦查以来。2006年1月23日，该院又决定对其进行网上追逃。近17年来，每逢过年过节，办案人员都会到云昌杰的老家文昌进行追逃。

“17年来，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检察机关从未停止过追逃，每年都向云昌杰家属传达投案自首的宽大处理政策。”王慧明是美兰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也是负责云昌杰案的办案人员。“一定要找到云昌杰！”

2014年9月，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被办案人员获悉，云昌杰的二儿子云某有多次出入境泰国的记录，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办案人员大致确定了云昌杰的地址。今年7月，办案人员侦查发现，云昌杰的二儿子云某再次前往泰国。办案人员再次与云昌杰的儿子云某联系，希望能动员云昌杰投案自首。

在和哥哥商量之后，云某拨通了泰国亲戚的电话。“电话里，我跟父亲说希望他回来，我和哥哥一起照顾他，给他养老。”儿子的一席话彻底触动了云昌杰的神经，本就心生回家念头的他突然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番新的审视：“如果当初，我没有逃到泰国，而是主动配合调查，即使当年被判入狱坐牢，现在17年了，或许早就已经刑满出狱了。”

云昌杰说，自己在泰国通过电视也能看到关于中国追逃追赃的相关政策的新闻。今年4月，“天网”行动正式启动。云昌杰感觉到，国家追逃追赃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如果再不主动投案，或许就再没有机会了。

“现在我已经66岁了，只要我投案自首，好好改造，也许还有机会能早日重获自由、重启人生。”云昌杰说。

7月20日，下定决心的云昌杰不顾泰国亲戚的反对，毅然买了一张从曼谷飞回海口的机票，决定回国自首。

“我省检察机关历来重视追逃追赃工作，特别是2014年最高检部署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更是加大了对潜逃在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劝返工作力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呼吁潜逃国（境）外的犯罪分子，认清形势，早日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对在逃人员是一项很利好的政策。”王慧明表示。“云昌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选择了投案自首。”

7月28日下午4时20分，一班从曼谷直飞海口的国际航班稳稳降落在美兰国际机场，因挪用公款逃亡17年的云昌杰终于回到海南，来到美兰区检察院投案自首，并被取保候审。

不久前，在儿子的陪同下，云昌杰回了趟文昌老家，他发现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砖房，有的还是小洋楼，日子很是红火，有些人还买了小车。“真是一步走错，步步错，我将自己的大把时间浪费在了逃亡路上，实在是不值得。”

12月7日，美兰区检察院就云昌杰涉嫌挪用公款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对话云昌杰

在检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本报记者在美兰区检察院见到了正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云昌杰。

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逃亡？

云昌杰：主要是怕坐牢，怕失去自由，幻想着一走了之，就可以逃避处罚，可现实却是，逃亡的日子那是真的苦，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

记者：现在后悔了吗？

云昌杰：后悔，非常后悔。逃亡的17年里，母亲去世，我没法尽孝，儿子结婚，我没法参加，连孙子也没办法见到，我错过太多，欠家人太多，很多都已经无法弥补，是我终生的遗憾。如果时间能够倒回去，我当初会选择去投案。现在投案后，我会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配合好检察机关的调查。

记者：担心自己的判决吗？

云昌杰：在外面逃亡这么多年实在是太累了，现在我如释重负，不那么害怕了。在回海口的飞机上，我就问自己“会害怕吗”，我发现我的内心很平静，当飞机落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解脱了。

目前，我在取保候审阶段，案子最后怎么判还不知道，这段时间希望尽量和家人在一起。但我相信法律，会安心等待法院判决，相信法院会给我公正判决。

记者：有什么想对其他外逃人员说的？

云昌杰：现在每当我看着两个儿子就会想，如果当时没有逃跑，即使坐牢，现在过去17年了，也许早就出狱，过回正常人生活了，而不用现在66岁了还要回来重新面对。突然间觉得，既然犯了法，最终都是承担的，当初一念之差逃亡17年，竟是那么不值。

我希望用亲身经历劝告那些外逃的涉案嫌疑人，异国逃亡的滋味不好受，一定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毕竟做错了事情，就要敢于承担。

我省两年来 31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多年来，检察机关在公安、边防、海关的协助支持下，从未停止过追逃，并通过各种方式做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工作。两年来，已有31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先后归案。

例如，1995年8月3日，儋州市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中国建设银行儋州市支行某办事处原主任韩廷瑞立案侦查，韩廷瑞于立案前潜逃。今年1月7日，在潜逃19年后，韩廷瑞在家人陪同下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2005年12月2日，三亚市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海南绿达实业公司原总经理曾勇立案侦查，曾勇于立案前潜逃。今年3月4日，在潜逃9年后，曾勇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2013年9月22日，澄迈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郑文忠、岑选杰（澄迈县老城镇美鼎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等5人立案侦查，郑文忠、岑选杰于立案前潜逃。2013年11月26日，慑于检察机关网上追逃的威慑，郑文忠、岑选杰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2013年10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吴有明、陈江（时任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镇长，系吴的姐夫，已判刑）立案侦查，吴有明于立案前潜逃。2013年12月9日，吴有明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并与陈江家属配合退还全部赃款。

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检察机关历来重视追逃追赃工作，特别是2014年最高检部署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更是加大了对潜逃在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劝返工作力度。“和云昌杰一样，上述在逃人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迫于形势选择了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